

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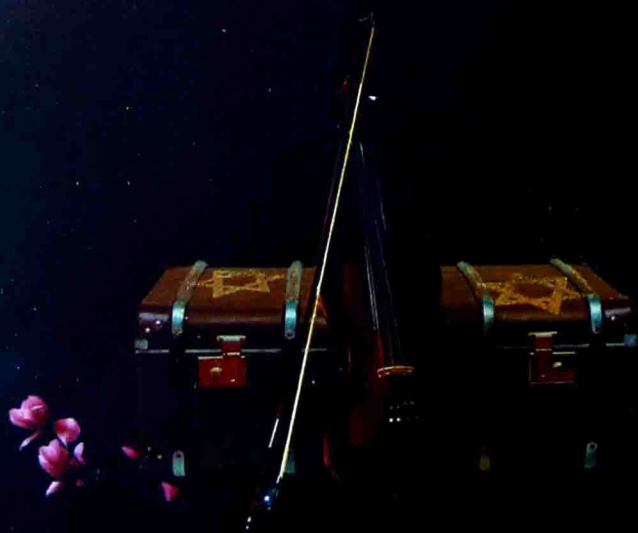
L O V E I N

S h a n g h a i

上海诺亚方舟

N o a h ' s A r k

于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L O V E I N
S h a n g h a i
爱在

上海诺亚方舟

N o a h
A r k



于强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在上海诺亚方舟/于强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 - 7 - 208 - 12845 - 3

I. ①爱…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5091 号

责任编辑 熊 捷

封面设计 范昊如

爱在上海诺亚方舟

于 强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1 插页 4 字数 300,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845 - 3/I · 1354

定价 48.00 元

本书承蒙上海宝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助出版



作者简介

于强 1945 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秘书、外事、旅游、国际文化交流多年，曾经担任过安徽省马鞍山市外事办公室主任兼市旅游局局长。1995 年调任上海工作，在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从事国际文化交流。著有长篇小说《风媒花》、《翰墨情缘》（日文版名《李海天的书法》）、《异国未了情》、《樱花璀璨》、《海啸生死情》，均被翻译成日文，其中四部中日同时出版，另一部中文版出版后，日文版在网上连载。日文版《李海天的书法》被日本国图书馆协会评为选定图书。还出版有散文集《伟哉！李太白》、《海阔情长》。



《风雨同舟》

这是由中国熊猫金币设计者赵犒先生以犹太人后裔沙拉女士幼年为原型创作的创意雕塑作品《风雨同舟》，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沙拉女士看完雕塑后说：

“这片土地上住过成千上万个犹太人，我和我的父亲便在其中。感谢中国，在天塌下来时给我们撑起一把伞，那是把生命之伞，挡住了风和雨，保住了血和脉，使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难忘中国情、上海义，感谢设计师，感谢这片土地上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序一

陈 俭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

当捧读完于强老师 30 万字的厚厚一叠书稿,我不由对他肃然起敬。

2013 年,于强老师找到我,说想创作一部反映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题材的长篇小说,希望我予以协助。我送给他纪念馆的一些资料,祝愿他创作成功。我以为那部作品的面世将是遥远的事情,然而仅仅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于强老师以其执着、毅力和坚韧,收集并研读了大量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创作出这部完美地融合了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的作品,令我感到欣慰。

通读这部作品,可以全景式地了解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犹太难民在上海避难的历史。小说串起了一个个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谱写了中犹人民风雨同舟的大爱篇章。这里既有犹太人与中国人之间炽热相恋的爱,也有大劫难中人们舍生忘死的爱,还有逆境中的犹太同胞之间相濡以沫的爱,更有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人民对另一个同样需要帮助的民族所给予的无私大爱。

犹太难民与上海的这段历史,是中国人民和犹太难民共同抵御法西斯暴行,维护人类生命和尊严的历史,是患难与共的人们相互珍爱、彼此关照的历史。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能够重获自由,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成果之一。这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使

中犹人民建立了特殊的情谊,也使中华民族仁爱的精神得到了体现。

2007年,中共虹口区委和虹口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原“无国籍难民限定居住区”内建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以丰富的史料和专业的技术向公众展示这段历史,倡导人们珍视和平和友爱,警惕和拒绝历史悲剧的重演。相信于强老师的这部作品,会通过其文学艺术感染力发挥同样的作用。

于强老师曾担任过地方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又创作出版多部涉外题材的文艺作品,对这类作品充满感情又把握准确,对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有独特的贡献。衷心希望于强老师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创作热情,笔耕不辍,为我们这个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为我们广大的热心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出色的作品。

序二

沙 拉

上海犹太难民后裔、上海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犹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流离失所，失去家园，屡遭屠戮，是一个充满悲情的民族。

在人类历史上，犹太民族遭受迫害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从古埃及的暴政到希特勒的疯狂灭杀，这个民族的生存故事充满了血泪，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被驱赶而灭亡，始终恪守着犹太教的信仰，保持文化传统和民族习俗，让感恩的心永存。

与中国人有着不解之缘的犹太人，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成为作家笔下的人物，正因为他们沉重的历史、苦难的命运和不朽的民族信仰。犹太人热爱生活，相信未来，历尽浩劫而坚忍不拔，感人至深。

认识于强先生，纯属偶然。在一些与犹太人相关的活动中，总能看见他。那真诚的眼神和认真的态度打动了我。年逾七十，动笔写上海犹太难民题材的小说，决非易事。这毕竟是一项繁重的文化工程，做起来千头万绪，需要足够的勇气、耐心、时间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于强先生做到了，感谢他的创作精神带来的成果，他是中以友谊的传播者。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到来之际，中以关系日益密切，一批“中国犹太人”来华寻根访问。中共虹口区委、区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努力打造新虹口，修缮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让

他们有家可归，犹如儿女重回母亲身边。

我们记住昨天，是为了过好明天。作为一个难民后裔，我深怀感恩之心，感谢虹口、感谢上海这片土地，感谢她曾收留过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感谢一切给过犹太人帮助、曾为他们的苦难而付出过怜悯的伟大的中国人民。

感谢你们！

感谢本书作者于强先生，以及诸如纪念雕塑“风雨同舟”的设计师赵樯先生等人的辛勤创作，让世界了解中国人与犹太人的患难扶持、恩情往来，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之间的世代友谊。时值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我作为全世界犹太后裔的一分子，谨借于强先生之书，向伟大的中华儿女致以真诚的敬意！

1939年初,春风料峭,浩瀚的地中海一望无际,海水清澈碧蓝,泛起一排排的浪花,后浪推着前浪,一浪接着一浪。

大海的上空飘着一片片的乌云,云层的夹缝间射出一缕缕阳光照耀着海面,金光闪烁,波光粼粼。

一艘邮轮在海面上缓缓行驶,烟囱里冒着一团团的白烟,船头劈波斩浪向前,在海面划出一道深深的浪沟,浪花跳跃飞溅,一群群海鸥围着邮轮和浪花盘旋。

阳光、煦风、浪花、海鸥,充满着盎然生机,似乎给这批旅客带来了春意和希望。

邮轮上的旅客非同一般,他们是一批特殊的人,旅行的目的也与众人不同,不是去旅游观光,不是去经商贸易,也不是去探亲访友。他们是逃过生死一劫的欧洲犹太难民,去遥远的中国上海避难。他们来自德国、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人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与家人同往,也有独行;有工程师、教师、拉比^①、医生、记者、艺术家,有商人、金融家、实业家,也有无业人员、平民百姓。

犹太人聪明、睿智,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历经坎坷,多灾多难。

1933年1月,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后,独裁专横,大肆宣扬犹太人

^① 拉比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是老师也是智者的象征。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

和共产党是致使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罪魁祸首，狂妄叫嚣只有消灭犹太人和共产党，德国才能重新统治欧洲。他的这种野蛮的灭绝人性的排犹情绪逐渐变成了政府行为，先在德国后在欧洲欲将犹太人赶尽杀绝。

于是，希特勒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迫害、驱赶、屠杀犹太人的恶浪和狂潮。

1939年11月9日至10日，希特勒一手策划了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城市进行打、砸、抢、杀的“水晶之夜”，震惊世界，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逃离欧洲。

邮轮上所载的近千名犹太人大多数是“水晶之夜”的受害者，也是逃出纳粹魔掌的幸存者，他们有的死里逃生，惊魂未定；有的与亲人离散，魂牵梦绕。

许许多多犹太人虽然遭受离别的痛苦、倾家荡产的不幸，但他们的神态仍旧坚强、刚毅、乐观，这也许是与犹太人坚持自己的习俗和信仰分不开的。

在邮轮的甲板上，犹太人三五成群，望着云缝中透出的和煦阳光，脸庞露出欣慰和期望。有一群人在议论道：

“我们成了流亡的难民，一无所有。”说话的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大高个子青年。

“不！我们身上还带有10马克，纳粹只许我们带10马克上船，我们还是有钱的，哈哈！”一个大胡子长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10马克的纸币晃动着，风趣地说道。

“没有钱，我们还有两只手……”一个身强力壮、皮肤黝黑的青年举起双手说。

“还有这个！”一个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

“只要我们存活下来，就有希望，就有光明！”大高个子青年说。

“没错，乌云过去，太阳就会出来，就会有艳阳天！”年长的大胡子握着拳头说。

“中国人的胸怀真是宽如大海，如果没有他们接纳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戴眼镜的中年人望着大海感慨道。

“没有中国人接纳我们，恐怕只剩死路一条！”黝黑皮肤的青年人说。

“对！说不定此刻我们的幽魂正在欧洲飘荡哩！一辈子不要忘记善良的中国人啊！”大胡子长者动情地说。

一位二十四五岁风姿曼丽的犹太姑娘手牵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走上甲板，观赏大海。她叫安娜，来自奥地利。她中等个子，曲线身材，圆圆的脸庞上一对乌亮的大眼睛顾盼有神，皮肤白皙，留着棕色的短发，仪态娴静、典雅。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音乐学院，考上本院研究生后不久，就发生了“水晶之夜”，她失去了亲爱的爸爸，爸爸的水晶店也被洗劫一空，幸好妈妈带着她和弟弟逃出纳粹的魔掌。妈妈经历了残酷的现实打击，一蹶不振，躺倒在船舱里休息，弟弟闹着要她陪他到甲板上观大海。

弟弟波利贝稚嫩的圆圆脸庞上有一对明亮的大眼，高高的鼻梁，长得很秀气，讨人喜欢，离开欧洲前他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

空中的乌云渐渐散去，大海湛蓝，微风吹拂下的海面就像一块无边的蓝色绸缎在轻轻飘动，阳光照射在海面迸发出金色的光点，给无边界的硕大的绸缎增添了艳丽的光彩，美不胜收。

波利贝望着大海拍着小手，蹦蹦跳跳地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丽的大海！我要把这美景画进我的画里！”

“好哇！”安娜也被大海的美景迷住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情不自禁地仰头迎接海风，说：“真是太美了！”不料这时正好一阵风急，她戴在头上的一顶圆帽飘落到甲板上，翻滚几下，落到铁栏杆旁，差一点就要落入大海。

这时，大高个子的青年正好路过，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奔过去，伸出一只脚将帽子挡住，然后弯下腰来拾起，带着微笑将帽子交给安娜。

“十分感谢！”安娜接过帽子，看了一眼青年。他二十六七岁，颇长的身材，轮廓分明的脸庞，浓眉大眼，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安娜的脸上

泛起红晕，心里怦然。青年见安娜是位端庄娴静、如花似玉的窈窕姑娘，心头不由一动，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两个人相对凝望，似乎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虽然他和她在不久前的十多天，刚刚离别了自己的恋人，将来的命运未卜，仍然思念着对方。也许是经历了灾难打击、痛苦折磨，需要心灵的慰藉，也许是年轻人对美好异性天生的欣赏，他俩萍水相逢，似乎是一见钟情。

“我叫施若特，来自德国柏林。”“我叫安娜，来自奥地利维也纳，他是我弟弟波利贝。”他们相互自我介绍说。

“冒昧地问，您从事什么职业？”施若特问。

“大学毕业考上了研究生，纳粹吞并了奥地利，我继续读研究生的梦也随之破灭。”

“我们都曾有过不幸。我原来是柏林一家金融机构的财会人员，‘水晶之夜’后我失业了，父母都遇了难，我好不容易逃出德国，应该是幸运的。”施若特说。

“就您一个逃出来的？”

“是！您呢？”

“有弟弟，还有妈妈。现在她躺在船舱里，身体欠佳。”

“您在大学里也许学的是艺术？”施若特打量着她，问道。

“对！是音乐，您是怎么知道的？”

“从您的相貌、气质可以看出来。从事艺术的人不是一般人，要有天赋。”

“现在的时局，天赋一钱不值，纳粹对犹太人这般迫害、屠杀，我们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

“能生存下来就有希望。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这时，皮肤黝黑的青年费德来到了甲板上，环顾四周，伸着双臂说：“啊！今天的大海真美啊！”他看到了施若特，便走过去说：“伙计，延纳在四处找你呢！”

施若特向安娜介绍道：“他是我同一船舱的船友。”然后，又指着安娜介绍说：“她叫安娜，来自奥地利，这是她的弟弟波利贝。我们在聊

天呢!”

“我叫费德,来自波兰!”费德说着又拍拍波利贝的肩,“我们船舱里有个叫延纳的小朋友,年龄与你相仿,你可以找他去玩呀。”

“真的?太好了!我正想找个小伙伴一起玩耍!”波利贝说。

“延纳在找我,想听我讲故事,可我脑海中的故事都讲完了。”施若特苦笑着说,“这样吧,波利贝,我把延纳介绍给你,你俩做个玩伴。”

“太好了,谢谢您!”波利贝欢欣雀跃。

“这下子你可轻松了!”费德对施若特挤了一下眼,笑道。

“谢谢你们二位为我弟弟找了个小伙伴!”安娜说。

“不客气!”

安娜带着波利贝在甲板上呆了一阵子回到船舱。船舱里有十多张上下铺床位,里面的人有携家带口的,也有单独逃难出来的。这里是低等客舱,有些简陋,但有毛毯、枕头,也有开水供应。对于躲过生死劫难逃离欧洲的犹太难民来说,有了这样的条件已是心满意足了。

一张下铺床上躺着安娜的妈妈费里姆,她五十来岁,瘦窄清秀的面庞憔悴而疲倦,也带有一些忧伤,她看见孩子们,扬了一下手说:“回来啦!”

“妈!我看到阳光照射下的大海非常非常美,我要马上把看到的景色画出来!”波利贝天真而欣喜地说。

“好啊!”费里姆说。

“我们在甲板上遇到一位德国青年,说他船舱有一个小朋友与波利贝年龄差不多,要介绍给波利贝做小伙伴。”安娜说。

“好啊!这样你就不寂寞了!”费里姆抚摩着波利贝说。

“当然啰!”波利贝拿起纸和笔画起画来。

这时,费里姆一阵急剧的咳嗽,她难受得从铺上爬起,安娜连忙给她捶背,波利贝也放下了手中的画纸画笔,给妈妈倒水喝。

“您身体有哪儿不舒服?”近五十岁的罗希和妻子拉莉走到费里姆的铺前,关心地问。罗希中等身材,鼻梁高挺,双眸炯炯有神,他是德国

的医生。拉莉苗条、秀丽,看上去斯文沉静,她在德国是一名记者。

“胸口有些闷,也许受了一点风寒,不要紧的!谢谢你们的关心。”费里姆说。

“我看您的气色不好,能否让我给您听一下心律?”罗希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听诊筒。

“真不好意思麻烦您!”费里姆有些犹豫。

“妈!你就让他检查一下吧!”安娜说。

“好!谢谢了!”费里姆看了罗希一眼,说道,然后解开胸前衣扣,让罗希用听筒检查。

“没有什么大问题!要注意不要受寒!”一会儿,罗希取下听筒说。

“谢谢了!”安娜感激地对罗希夫妇说道。

“不用客气!”拉莉含笑对安娜摆摆手,又对费里姆说:“您身体有哪儿不舒服,随时告诉我们。”

“谢谢!”费里姆说着,将衣扣扣上,重新躺下。

大胡子长者罗滕贝尔走过来,他六十来岁,留一把厚厚的络腮胡须,是来自奥地利的犹太教拉比。他双手撑着床铺架子说:“我们现在是同乘一条船,同去一个地方避难,这是上帝安排的,我们同舟共济,互相关心帮助,比什么都重要!”

“对!我们逃过了德国纳粹的魔爪到上海去避难,在欧洲千千万万犹太人中是幸运者,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拉莉感慨地说。

“嗯……”费里姆听了叹了一口气,“可我们失去了家园、财产、亲人,现在又流落他乡,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啊!”

“对不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一定是您的丈夫在纳粹‘水晶之夜’的暴行中遭到了不幸!”罗滕贝尔说道。

“是!”费里姆难过地点了点头。

“我很想念我爸爸!”波利贝的面庞黯淡下来,以稚嫩的童音说。

“爸爸永远活在我心中!”安娜脸色凝重。

“记住,犹太人有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

罗滕贝尔说。

“很有道理!”大家附和道。

“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不幸。”船舱中一个中年人说。

“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挫折、不幸,甚至是灾难,有时候挺一挺就过去了——你们也许不知道,我这是第二次逃离欧洲。”罗滕贝尔说。

“唔!”大家瞪着双眼,惊奇地望着罗滕贝尔,“您说说!”

“1938年初,德国纳粹吞并奥地利后,我们在奥地利的犹太人遭到暴力和屠杀,我想方设法要逃出欧洲,通过亲戚的帮助,我有幸搭上了圣·路易斯号客轮。当客轮载着一千多名犹太难民到达古巴港口时,我压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了,以为这下子可算是脱离了劫难,从此不用担忧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客轮停泊在古巴港口不让上岸,古巴和美国都不愿接纳我们这批犹太难民,我们傻眼了!”

“为什么?”安娜天真地问。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旅行证到1942年才生效。”

“我的天啊!”费里姆叹道。

“后来呢?”波利贝问。

“只允许22名难民留在哈瓦那,其余的全部返回欧洲。回到欧洲,我不死心,继续打听逃离欧洲的途径,后来通过由阿道夫·埃希曼创立的犹太难民中枢机构的帮助,才被安排登上了这趟赴上海的邮轮。”

“祝贺您,您很执着,也很幸运!”罗希由衷地说。

“您的故事真是我采访的好素材呀!”拉莉说。

“我的丈夫如果有您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不至于……”费里姆有些伤心,说不下去了。

“他肯定遭受了从未经历的暴行、侮辱、打击,一时想不开而……”罗滕贝尔说。

“是啊!您猜对了!”费里姆说。

“有的人就是一念之差留下了终生遗憾。我的一对朋友夫妇,就有这样不幸的遭遇。他们在柏林市中心开了一个店铺,1938年夏天,希特勒的青年团带着凶器闯进店铺叫嚣:犹太贱民都给我下地狱去!房子